

张苍. 同名. 赵光. 任. 袁. 申. 詹. 嘉.
却. 饒. 隆. 贾. 季. 建. 妻. 政. 有. 好. 通.
淮南王. 衡. 山. 王. 洛. 山. 王.
前. 通. 但. 被. 汪. 光. 息. 大. 躬.
可. 不. 名. 春. 瑞. 信. 互. 不. 疑. 周. 仁. 片. 歌.
文. 王.

42 — 47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張蒼陽武人也補注先謙曰陽武河南縣今懷慶府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好書律歷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

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

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補注齊召南曰按柱下

史本周制而秦因之老子在周為柱下史是也沈約宋志侍御史

於周為柱下史師古注若今侍立御史矣立字似衍文唐制侍御

史六人先謙曰如注謂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曰客從

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鎡也補注先謙曰史身長大

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迺言沛公赦勿斬補注周壽昌

祖起沛陵亦聚數千人居南陽是雖未從沛公實同在南陽亦未

與沛公為敵也或偶過沛公適見蒼被罪愛而為言以救之耳

遂西入武關至咸陽

補注先謙曰史記遂下有從字

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

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呂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

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呂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呂代相從攻

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六年二字

遷為計

相文穎曰呂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補注

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三司使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

位亞執政曰為計一月更呂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呂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涑

曰呂其所主因呂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

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補注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

在此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先謙曰史記四歲字亦在此是時

布以高祖十一年反是蒼為主計在八年又後封侯二年也是時

蕭何為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

善用算律歷故令蒼呂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補注先謙曰周禮大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會計也以上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唐書柳冕傳冕表言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史記

范睢傳三歲不上計注凡郡長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新序載
魏文侯時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韓非子稱西門豹重斂
百姓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是
古者上計以貢稅定其殿最也
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淮南厲王傳黥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長為王

合證高紀長王當在十二年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自高帝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此四字當作六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沛

起補注錢大昭曰沛起二字當乙先謙曰官本作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

沛公補注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王念孫曰汪本從宋改耳景祐沛公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本亦作以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補注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

漢王昌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公卿表苛昌為中尉漢三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

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慮矣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補注錢大昭曰

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補注錢大昭曰

前漢四十一
慮當為虜先謙曰官本作虜今猶即也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

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曰父死事封

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昌音胡駕反

嘗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昌擁抱也

還走師古曰還謂卻退也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

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上曰留侯策止而昌庭爭

之強補注先謙曰庭字誤當從史記作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補注先謙曰官

本無音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其不可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

本皆作然臣期期知其不可先謙曰官本同南監闕本史陛下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呂口吃故每重言期期補注劉攽曰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

為綦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漸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據此則前之二

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又顏注文元無每字王念孫曰顏說是也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

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

無意義劉讀期為綦而訓為極臣極不奉詔斯為不詞矣先謙曰

通鑑胡注孔穎達疏釋詁讖汔也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周昌云意亦與汔同案諸家之

說皆未當也期者必也左哀十六年傳期死非勇也杜注期必也

本書路溫舒傳溫舒引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師古注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是期之為必漢世恆言此文臣

心知期期不可心知必不可也知其不可也若期人言不可知矣臣

期期不奉詔臣必不奉詔也單言期吃乃為期期耳劉胡二說

固非王氏乃以期期為語急之聲本無意義斯為謬矣劉當為目

王念孫云荀子王霸篇目注但綦色耳欲綦聲燭上欣然而笑即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既

人謂極為綦未知所據誤各本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

俱譌俱譌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

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是後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

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補注周壽昌

徐公之類甚多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

不必為其號也

君必異之

補注先謙曰異優待也

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繆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

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曰然堯進請問曰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問

作問宋祁曰問疑作問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先謙曰官本作請問亦引宋

說此本請問疑後人因宋說改也

陛下所為不樂非曰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

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

所出

師古曰不出知計所出

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素所敬憚者迺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

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

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

公彊

為我相趙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

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

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

師古曰是

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也然吾私憂趙補注先謙曰

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位作任不可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

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曰為御史大

夫者孰視堯曰無曰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遂

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曰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

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太后

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

后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高后患之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

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鳩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諡曰悼侯傳

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

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

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策令周昌為相迺抵堯罪補注先謙曰呂廣

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

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呂客從為御史守豐二

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

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駟案漢書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正義案史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

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先謙案敖子敬以孝文三年嗣是敖二年

薨正義是此元字當正作二諡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

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

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窋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高后紀核之

窋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及齊楚合從告相國產窋
卽以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及呂祿已去北軍相國產欲入未央宮
作亂窋復馳語太尉則窋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但代
邸上議羣臣列名卽云御史大夫臣蒼則孝文未立之前窋已罷
官矣其後賞功不及窋意者史記所云固得其實乎不然卽不
與太尉丞相較功亦當與襄平典客共賞矣先謙曰不與者不與
其事也窋坐事免官在前及誅諸呂迎文帝時張蒼
已代任故賞蒼而不及窋說詳呂后紀此傳誤也

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

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厯

曰緒尋也謂本呂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

不革師古曰革改也補注先推五德之運呂爲漢當水德之時上

黑如故補注先謙曰案正義引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吹律調樂

入之音聲補注先謙曰及呂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

錯入呂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

音必履反臣瓚曰謂呂比故取類呂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

如氏之說比音類二反補注先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

謙曰官本注或曰下無比字

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
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已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
若晉說是補注先謙曰高紀所謂張
蒼定章程也官本注是下有也字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

就成也故漢家言律厯者本張蒼蒼尤好書補注宋祁曰學官本尤

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王念孫曰

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

為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遂律厯尤遂

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

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無所不觀無所

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厯師古亦無音

不通而尤遂律厯師古曰遂深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已救

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補注周壽昌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

傳師古曰傳謂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
次也音直戀反
下蒼蒼已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已
為博士草立土德時厯制度張晏曰已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

以為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誰欲改定制以漢為土
德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譌舛不可承况五德取相生
不取相剋即欲承秦為何以土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
臣賈誼亦非也漢當為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
先謙曰又明年蒼由此自絀補注先謙曰官本絀作謝病稱老蒼

遂更為後元年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大為姦利上

任人為中候古曰蒼有所選舉保任也其人為中候之官

已為讓師古曰用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傳子至孫類

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國類今本史記同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顛

音贖索隱單行本注案漢書作毅顛即毅也王念孫云本作類或

作顛並讀如聾贖之贖玉篇類音毅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

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補注李慈銘曰

餘下有為侯丞相四字長六尺餘下有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坐法失侯四字此節去之則語意不明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妻妾已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

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補注周壽昌曰

申屠嘉梁人也已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疆弩張

之弩弓手張者曰擘張弓足踞者曰蹶張蹶音厥擘音布麥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赴距也从走厓省聲漢令曰赴張百人蹶張即赴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

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弓二千石從高祖者悉弓為關

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補注錢大昭曰據本紀是三十人傳止二十四人史

記與此同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弓

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補注先謙曰廣國詳外戚傳欲相之曰恐天下弓吾私

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補注周壽昌曰史

記作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餘者未死之餘人也刪又皆多死四字則餘字無根迺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補注齊召南曰故安縣屬涿郡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為

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為相則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遂起於此先謙曰故邑前所食之邑在故安也在今易州東南嘉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補注先謙曰當與袁盎傳參觀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

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見字王念孫曰

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
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

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已不肅師古曰肅敬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

戒教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戒教作教戒案私之謂愛之也呂覽
去私篇子人之所私也注私愛也離騷皇天無私阿兮注竊愛為

私顏謂私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

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師古曰弟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

也通至詣丞相府補注先謙曰至即詣也言至不當更言詣此詣字緣上文詣丞相府而誤衍羣書治要引無詣

字史記亦無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嘉字是弗

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史作吏集解引如注亦作吏案百官志丞相

所屬有兩長史下文亦云朝罷謂長史似史字為是王文彬曰今

猶即也史今行斬之史即行斬之也如不達今字之義於今下加

便字為訓轉屬贅文爾雅釋詁孫炎注即猶今也故今即轉相為

訓上文吾今使人召若亦謂吾即使人召若也叔孫通傳郡守尉

今捕誅伍被傳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周昌傳今為虜矣通
今字並與卽同義淮南厲王傳令復之王念孫說並可參證

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補注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曰字君字下有其字先謙曰羣書治要引有

記亦有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

歲文帝崩孝景卽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景帝元年錯為內史此云卽

位二年者通卽位時數之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補注先謙曰更音工衡反議曰適

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

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塽垣也服虔

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塽音畏懦之懦師古曰塽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

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

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迺外塽垣故宥官居其中師古曰宥謂散

輩也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補注先謙曰史記宥誤他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

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夷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

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辭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

侯趙周補注周壽昌曰青高祖功臣陶舍子諡夷侯舍史記作舍功臣表舍父襄本項氏親賜姓劉此書表傳俱作舍史記

作舍者誤也舍諡懿侯昌許溫孫諡哀侯澤薛歐孫青翟莊不識孫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皆曰列侯繼

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躡持整之貌也躡音初角反補注沈欽韓曰躡齒相值也躡即躡齒之別體廣韻云躡廉謹也本此傳耳先謙

曰躡齒與廉謹義不相副沈說非也史記作妮妮集解引徐廣曰

妮一作斷一作躡索隱妮音側角反漢書作躡躡一作斷義如尚

書斷斷猗無他技先謙案說文無躡妮二字妮當為娒說文娒謹

也讀若謹救數數大徐音測角切測角與側角初角同聲轉寫作

娒娒是此文當為娒娒與下廉謹義相應世俗以音同之字轉寫作

躡躡義也補注其作斷斷者又後人以躡躡為誤而改之耳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言名為好律

歷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為其然哉周

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直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直作質任敖已舊德用張

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張

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終

漢書四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酈食其陳畱高陽人也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陳畱郡無高陽縣蓋鄉名非縣名涿

郡琅邪郡皆有高陽縣然非食其所居之高陽也高紀沛公西過

高陽文穎云聚邑名屬陳畱圍沈欽韓曰金史地理志杞縣有圍

城鎮明志開封府杞縣西有故高陽城南有廢圍縣先謙曰案正義酈音厯索隱引故者舊傳食其圍高陽鄉人圍後漢陳畱縣前

漢淮陽縣今開封府杞縣南五十里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

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補注先謙為里監門然吏

曰集解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案落託亦作落拓

縣中賢豪不敢役 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補注

小吏而縣中賢豪不敢役使也班氏當以監門賤役非吏故倒吏

字於下王念孫曰吏縣中賢豪殊為不辭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言食其為監門

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為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漢

書誤本為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

虛受堂

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

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齧好荷禮應劭曰握

齧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齧音初角反補注先謙曰史記荷作苛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

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

吾聞沛公媵易人補注王文彬曰史記作慢而易人言簡率也與好荷禮反對為文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謂曰臣里中若汝也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

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已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師古曰第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干容反補注周壽昌曰士冠禮注戒告也先謙曰

史記言下有如字官本注無音字干作子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

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

兩通它皆類此補注先謙曰一音是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畱酈生

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

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酈曰按劍入言沛公方踞

高陽酒徒非儒者也按此與史記食其傳末所附同沛公方踞

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入

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補注錢

大昭曰下攻閩本作破先謙曰官本作破引宋祁云浙

本破作攻按史記作破羣書治要引此亦作破沛公罵曰豎儒古

曰言其賤劣如僮豎補注王文彬曰豎儒猶言小儒詳夫天下同

見高紀既稱曰儒不得復以賤劣僮豎斥之顏說非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補注先謙曰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

止也起衣著衣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謂著衣為起衣者此文本

作輟洗起句攝衣句延食其上坐士冠禮鄭注攝猶整也謂整衣

而延之上坐也子史記管晏傳曰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

連讀而訓為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傳元

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孰

以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

於是沛公起

攝衣謝之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衡橫也

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

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補注王文彬曰瓦合言不相附也史記儒林傳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本書陳湯

傳烏孫瓦合與此義同禮儒行毀方而瓦合正義引皇氏云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亦謂以不相合者雜合之也先謙曰史記

作糾合集解云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已徑入彊秦此所謂

探虎口者也夫陳畱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涪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

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師古曰素與其縣令

相今請使令下足下

師古曰下降也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

是遣食其往沛公引隨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下有兵字史記同此脫

遂下陳畱

補注先謙

曰食其說令不從夜斬令踰城

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

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

補注先謙曰嘗字誤

當從史記作常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

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洛字是

與下鞏雜同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反趙及梁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反作救是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

呂東屯鞏雒呂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為天而民呂食為天補注先謙曰索

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者斯可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迺有臧粟甚多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敖倉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武曠秦所置呂氏

春秋穿竇竈高誘注穿竈所以盛穀也是古者穿地下臧粟也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

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補注先謙曰楚引東定梁地令曹

咎守此迺天所呂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成皋圖進取是

為自奪便利也臣竊呂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卻音巨略反

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

師古曰敖倉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

反距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

後人依託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

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形

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守白馬之津補注齊

北窺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遠補注齊

按白馬縣屬東郡大河師古曰呂地則天下

所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司

敖倉及請說齊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新序是先謙案據高

紀三年九月項羽使曹咎守成皋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

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亨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食

先後次第如此是食其說漢王二事並在三年九月史漢合之未

為非也官本已作以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補注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諸田宗彊負海岱

阻河濟師古曰負背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補注宋祁曰足下雖遣

數十萬師未可已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補注先謙曰時尚未得敖倉云復守者究言之而使食

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

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

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呂言之曰漢王與項

王戮力西面擊秦補注先謙曰面向也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

義帝之負處補注宋祁曰或無負字王念孫曰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

安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補注先謙曰据高紀食其勸立六國後未行此設辭耳降城即已侯其將得賂則已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

為人刻印玩而

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曰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刻此作玩其義各通孟

說非也

補注錢大昭曰玩閩本作刻先謙曰史記作刻集解引孟注刻斷作刻斷索隱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刻斷無圭角漢書

作玩言

玩惜不忍授人據此是小司馬所見漢書本與顏同也羣書治要引作刻而不能授且引注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蓋別一漢

本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補注先謙曰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四句相對為

文財字羨文不當有史記無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

補注先謙曰通

鑑胡注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

援上黨之兵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

北魏

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補注先謙曰索隱北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於安邑為東

也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

補注周壽昌曰黃帝史記作蚩尤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高帝起兵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此言黃帝史記言蚩尤初無區別

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

粟

補注先謙曰庾官本作倉

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

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

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曰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

曰馮軾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迺夜度兵平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曰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補

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迺亨之也迺亨食其

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曰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

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兵上曰其父故封疥為高梁

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補注齊召南曰武

二表俱不言後更食邑未知孰是又子遂嗣亦與表異據表疥子

勃勃子平疑遂字譌錢大昭曰史記稱更食武遂且稱武遂侯平

據此則武陽當為武遂矣表疥子勃而此作遂涉上武遂而譌耳

李慈銘曰索隱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

余按索隱是也漢表與史同傳不應有異且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亦不辭此陽卒子三字衍無疑先謙曰李說是

陸賈楚人也呂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

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

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師古曰佗音徒河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佗

作他字同索隱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

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

箕踞見賈

服虔曰魁音椎今兵士椎頭髮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腳而坐亦曰

箕踞其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

補注先謙曰索

隱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

師古曰惰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

呂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師古曰區區小貌補注先謙曰官本佞作抗史記同索隱案崔

浩云抗對也衡車輓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

豪桀並起

師古曰正亦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其正下

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

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

笞天下劫諸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劫下有略字

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

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而迎迺欲呂新造未集之

越師古曰集猶成也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漢誠聞之掘燒君王

先人家墓補注先謙曰官本家作冢是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

宗族此云夷種宗族不辭據顏注疑宗字衍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師古曰與

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補注先謙曰史記王誤皇統天

下理中國中國之人已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今

王眾不過數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師古曰崎音丘宜反嶇音

區 譬如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速而不如漢也 遽音其

遠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復語耳遽字或作詎距巨又作

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

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為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

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使 詎也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

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詎知見侮之為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

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釋 教曰詎也淮南齊俗篇曰庸

遽知世之所謂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

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為語詞而非

急遽之遽明矣先謙 迺大說賈悅謂愛悅之 畱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 賜賈橐中

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

囊橐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

囊橐引齊行故曰橐中裝也補注周壽昌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傳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簞食與肉實 諸橐以與之是橐可盛食無

底何以能盛說文橐囊也殆與囊一物而分大小耳索隱引詩傳

曰大曰橐小曰囊今毛傳作小曰橐宅送亦千金師古曰非橐中物故曰宅送也

師古曰宅猶餘也補注先謙曰上師古官本作蘇林是

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已

馬上治乎補注王念孫曰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御覽

且湯武逆取而呂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

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

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呂為信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安馬也補注宋祁曰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

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已失天下吾所已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謂作書明

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者下有何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

字文意較足官本注言下有之字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

生補注先謙曰史記凡上作陸無賈字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

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迺病免呂

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補注先有五

男迺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補注先謙曰正義分其子子二百

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補注先謙曰

舞鼓琴瑟侍者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

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飲作欲先

於義亦通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呂往來過它客率不過

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它處為賓客率計一歲

道塗其往來經過它處者為日恆多故於其子所率不過再過也

先謙曰史記無曰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

也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

性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住亂累汝也數音所角反溷音下困反補

注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不美故毋久溷女也

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

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引沈欽韓曰史記

無久恩公為也溷作恩是秦策昭王謂范雎曰天以寡人恩先生

先謙曰說文溷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恩下云憂也一曰擾也此

借溷為恩當訓為擾於義迺順服訓辱顏訓亂皆未合禮記儒行

注恩猶辱也與服訓溷為辱同史記范雎傳是天以寡人恩先生

索隱恩猶汨亂之意亦與顏訓溷為亂同足證恩溷二字古多通

假沈云作恩是要為未達又史記恩下女作公上文與女約集解

引徐廣曰女一作公則公是稱其子無久恩公為與毋久溷女為

義同漢人稱公無尊卑貴賤皆用之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鼂錯父亦稱子為公是也詳見錯傳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賈往不請

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假將命意也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請謂問起居則音義所見漢書

本亦但作往請無不字此文請上有不字師古即訓請為將命語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補注王文彬曰史

意與史記各別坐者坐所也平方深念師古曰陳平方念不見賈思慮之

故賈至坐前而不見顏謂為自坐失之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賈曰

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補注王文彬曰釋詁豫樂也言將相和則士乃樂附也訓為素

猶向也慕也慕附與樂附意同益證此訓豫為素之誤士豫附

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者與之言補注錢大昭曰謂閩本作語注同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

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迺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具而與太尉樂

飲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共是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

迺已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已此游

漢廷公卿間謂朝廷

名聲籍甚

孟康曰言狼籍之甚補注周壽昌曰籍甚史記作籍盛蓋籍即

藉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而益盛也甚與盛意同孟言狼籍失之先謙曰官本之甚作甚盛是集解引漢書音義同籍籍通作

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迺

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

子之儀故

令比諸侯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四引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號為朝拜

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曰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

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

反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梁父泰山縣侯姓

漢既誅布聞

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傳首直作平原君朱建於聞平原君諫不與謀下云

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不言賜建號平原君今案布傳不載建事史記誤也

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師古曰審食其

欲知建

師古曰欲與相知

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已發喪

補注先謙曰索隱案

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啟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資服具

師古曰資音土得反

陸賈素與建善迺

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補注先謙曰官本此下有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九字史記同此奪

何

迺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呂其母

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呂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

矣辟陽侯迺奉百金稅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補注先

謙曰史記作稅章昭云稅當為稅

列侯貴人呂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

師古曰布帛曰

賻

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

師古

曰不可自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

師古曰倭幸傳云高祖時

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閔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閔籍孺此班

沿史誤

說曰君所已得幸帝天下莫不聞

師古曰言不呂材德進

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

衣袖而見肉袒者自衣袖而見肉袒者自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

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

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曰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

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卒不誅計

畫所已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

補注先謙曰呂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

詳厲王傳呂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

補注先謙曰辟陽侯死後其黨諸呂之事發聞吏至門建欲自殺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

師古曰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

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補注先謙曰史記贊云平原君子與

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

蘇林曰輅音凍

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

耳沈欽韓曰輓一作挽淮南兵略訓秦二世時百姓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千萬數周壽昌曰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李注引漢書作婁敬脫輅無輓字張衡西京賦云婁敬委輅揚雄解朝云

婁敬委輅脫輓史記此下有衣其羊裘四字下文欲與鮮衣方有因先謙曰據集解引蘇林注遮當作鹿索隱輅者鹿車前橫木案輓者繫於輅上之索所以挽也故子雲云脫輓矣官本注一人作

三人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縉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

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補注先謙曰官本取作王周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師古曰郟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案善十餘

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師古曰郟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案善十餘

世師古曰紮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曰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柱之也云杖馬箠者曰示無所攜持也箠音止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柱作拄紮作樂案大雅縣之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言策馬往岐耳顏謂杖馬箠以示無所攜持其義轉迂國人爭歸

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

城縣是也補注宋祁曰芮字下一有之字始受命補注齊召南曰案始受命應屬上句師古誤斷之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

諸侯遂滅殷補注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

周都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補注宋祁曰維字下志昔周公營維邑以為在於土中讀如本字顏音誤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

曰王無德則易曰亡凡居此者欲令務曰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曰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

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補注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先謙曰史

當有擊字先謙曰史

記有擊字故宋云然但高祖起豐沛漢代恆言上文陸賈傳即其證不必定有擊字也收卒三千人呂之徑

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

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瘳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呂為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呂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

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

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捥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今陛下入關而

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

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

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補注先謙曰索隱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

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補注錢大昕曰婁劉聲近今吳人呼婁江曰劉河吾婁塘市土

人亦呼為劉周壽昌曰後漢禮儀志劉之禮漢儀注作
賜姓劉

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

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

所長師古曰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見者之內

注先謙曰官本注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師古曰齊召南曰史記

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雁

作二十餘萬先謙曰句注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師古曰齊召南曰史記

地理志在廣武顏注非迺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械繫敬廣武師

補注先謙曰史今代州西十五里志屬太原顏据唐地理為說未晰遂往至平

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

曰吾不用公言呂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

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

補注周壽昌曰案敬無封國止名號侯故表不列河水注地理志千乘郡

潔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則似本有

國非虛封也但漢初名號侯食邑者多不止敬一人案地志千乘郡即高帝置安知非高帝置郡其縣名則自後加者乎酈應之言

或紀其古蹟未可據為封國之證也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

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

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三十萬

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

未可

呂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呂力為威未可呂仁義說也獨

可呂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

顧為奈何

師古曰顧思念也

敬曰陛下誠能呂適長公主妻單于

師古曰適讀曰

嫡謂皇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呂為闕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呂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師古曰鮮少也問遺謂餉饋之也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師古曰風冒使辯士風諭呂禮節讀曰諷

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補注

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可毋戰呂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

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肯貴近無益也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補注沈欽韓曰張敖以五年尚

奪之而與冒頓此史家探意之失呂后泣曰妾唯呂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奈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

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良家

子入宮無職號者謂為家人子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之別顏注

誤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先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是家人子迺宗

室女使敬往結和親約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七十九引三輔

也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而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自海以內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敬從匈奴土盟子然後還按此乃縱橫家揣摩其說非實事也

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補注先謙曰白羊樓煩匈奴二王名衛青

傳可證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已至

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

秦中新破

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

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

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

今陛下雖都

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

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

家且實關中無事可已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已東伐此彊本弱

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補注沈欽韓曰據孔叢通為孔鮒弟子周壽昌曰此

尚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之薛皆為秦薛郡可知先謙曰通蓋字何

秦時呂文學徵待詔博

士師古曰於博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

斬入陳於公何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

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天下弗復用師古曰鑠銷也視讀曰示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

音干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

間哉郡守尉令捕誅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史記亦作今

史記作今復之亦謂即復之也後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

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生言盜者皆罷之迺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

一副也補注先謙曰索隱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拜為

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補注周壽昌曰生史記作

先生漢時稱生即先生如先師棘下生即棘下先生也通曰公不知也此傳下呼叔孫生亦諸生呼其師為叔孫先生也

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

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補注先謙曰索隱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

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充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

曰搴拔取音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

稷佐唐欲令復如之補注沈欽韓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溜水注亦引之張說非先謙曰集解引

漢書音義曰稷嗣君名誤也故顏不從之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

就其儀號師古曰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補注先謙曰官本拔作按引宋祁曰按當作拔上患之通知上益

賢之補注周壽昌曰賢史記作厭為宜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

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補注先謙曰史記面諛下有以得二字今天下初定死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

也師古曰言德行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

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

右謂近臣也為學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繇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

中也如瀉曰謂曰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索營之習禮儀其

繇師古曰蕞與蕞同並音子悅反如說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說謂上有置設繇索為習隸處蕞九字無尊卑之次也五字索隱

引韋昭云引繩為繇立表為蕞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蕞又纂文云蕞今之纂字先謙案繇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應說與韋合特

未為蕞立訓如繇蕞並釋故顏是之此注如說當如集解所引有謂上九字今本誤脫也注春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

秋下當有一外字見晉語師古曰肆亦習也音弋二反補注先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肆謙曰史記作習隸案肆隸二字古通

作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

成也漢時尚曰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

先謙曰會十月連上為文謂令羣臣習肆以十月朝會也顏誤斷

屬下而訓為適會誤索隱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儀師古曰欲

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師古曰欲

法先言儀先平明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曰次入殿門補注沈欽

如此也平明之前謁者治禮引曰次入殿門韓曰治禮

郎屬大鴻臚先謙曰前漢無治禮郎後漢大行令屬官有治禮郎亦不屬大鴻臚沈說誤此謂謁者掌治贊引之禮耳後書禮儀志

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補注先謙曰史記

宮廷不得稱戍卒疑班改步卒為戍卒傳寫者誤戎為戍尋檢

兵補注先謙曰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

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陸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功臣列侯

諸將軍軍吏呂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呂下陳東方西鄉師古

皆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

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

音廬補注劉攽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沈

欽韓曰司儀旅擯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先

謙曰索隱引韋注更有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十三字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聲而唱警補注先謙

一作幟李慈銘云幟俗字古止作職此戟引諸侯王呂下至吏六

字蓋譌漢惟郎執戟上所云俠陸者也

百石呂次奉賀自諸侯王呂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補注

曰謂朝賀如禮也史記作至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

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為文

禮畢復置法酒連下為文置法酒不飲之至醉補注劉攽曰謂

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謹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酒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周壽昌曰法酒言以法製酒若宋之庫酒世稱官醞也食貨志請法古令官作酒即法酒也猶志所云法錢也顏劉說非下諸侍坐殿上云觴九行即言罷酒飲有限制可無慮醉失禮也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七十五引摯虞決疑要注皆伏抑首師曰殿堂之上惟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前設筵

曰抑屈也謂依禮曰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不敢平坐而視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

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補注

齊召南曰按此文訂史記稱太常之失也下文徙通為奉常亦然漢初因秦官曰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賜金五

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之高

帝悉已為郎通出皆已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

知當世務九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已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已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曰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如瀆

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

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補注先謙曰其官本作攻據

注攻字是史記同政治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

不當訓擊官本注敢作噉讀曰臣願先伏誅曰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曰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曰天下戲高帝曰吾聽

公及上置酒見畱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

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

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宮補注先謙曰官本孟康作

樂宮也漢太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

后常居之本師古作孟康索隱韋昭云蹕止復道方築武庫南復道方始

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補注先謙曰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畢沅彙訂長安圖志載漢故長安城圖自未央宮而東越武庫南過鼎路門師古曰請空隙之取道高帝廟南達長樂宮也通奏事因請問時不欲對眾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曰游於眾

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

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

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

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

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

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

也補注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平紀義陵寢

神衣在柙中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先謙曰集解

引如說云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子孫奈何乘宗

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不云宮中三月與此不同師古曰請空隙之

廟道曰行哉補注錢大昭曰以南監本閩本作上先謙曰官本亦

作上是也宗廟道謂神道也即衣冠往來所由復道師古曰請空隙之

行空故云乘其上行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請空隙之

昌曰此周公對成王師古曰請空隙之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請空隙之

重也先已有廟今渭北補注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先謙曰劉

更立之故云重也師古曰請空隙之渭北補注說黃圖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

原衣冠月出游之

補注先謙曰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廟原

不至城中高帝廟故復道無妨也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

補注先謙曰史記有也字句乃足

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孰

可獻

師古曰禮記曰仲夏之月羞呂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

願陛下出因

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已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

師古曰縉紳儒者之服也解在

郊祀志

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

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

而立一王之儀

師古曰枹者鼓椎所曰擊鼓也舍枹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

桴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

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

不免鼎鑊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

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

亦曰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

師古曰呂諸呂借差託病歸家

不受憂責從

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呂安漢朝也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

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

師古曰謂和輯陳平周勃呂安漢朝也

附會將相呂

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容平勃之間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終

漢書四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漢書四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淮南厲王長

補注周壽昌曰顏氏家訓風操篇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盧文弨云今淮南子凡長字皆作修

高

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

補注先謙曰時

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也

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

師古曰不

敢更內之於宮中

為築外宮舍之

師古曰舍止也

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

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

子

師古曰日謂往日補注先謙曰趙翼云史記作得幸上有身是時厲王尚未生何得言有子作有身為是周壽昌云上云有身

此云有子蓋已生子也下文云厲王母已生厲王言既生厲王非是甫生高帝八年冬過趙幸美人有身九年十二月貫高謀反事

始覺計已逾年豈有身而尚未生乎趙氏考之未審也先謙案史記作有身周說蓋得其實

吏呂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

辟陽侯不强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

師古曰呂不理其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呂作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

母家縣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謂父祖代居真定也十一年淮南王

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補注先謙曰史記云王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注

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呂故得幸無患然

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己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

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

音江迺往請辟陽侯補注先謙曰請謁也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師古曰

曰襲古袖字也謂呂金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

椎藏置襲中出而椎之事見史記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史記作劉之當從劉音相近而譌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玉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劉也王念孫

云說文刑到也廣雅同案說文刑罰舉也從刀井井亦聲刑到到

刑也是刑與到同義不必改刑為到齊召南云史記孝文紀及淮

南傳並作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補注宋祁

從者魏敬本添先謙曰史記作趙事下云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浙本時字當在事下而誤倒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

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

呂后王諸呂欲呂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

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曰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

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齊召南曰此文以下

文帝令薄昭為書責厲王至王得書不悅皆史記所無而班氏增補之者也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曰聖人之資奉大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王也甚盛補注先謙曰盛美也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

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曰

大王不肯皇

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

補注先謙曰新書淮難篇云侯邑之在其

國者畢徙之他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

大王呂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

師古曰畢盡也

而殺列侯呂自為名

補注先謙曰自為主名也

也 皇帝不使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赦大王甚厚

補注沈欽韓曰

新書淮難篇淮南王來入赴干乘之君黠黠為軒即陛下為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敷雷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治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多賜美人載金寶而歸

漢法二千石

缺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漢字

輒言漢

補注先謙曰言於漢廷而補之

大王逐漢所置

補注沈欽韓曰

新書云天子選功臣有識者為之相吏王僅不蹴踏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

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散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散古委字散謂曲也

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補注何焯曰屬國當謂傳國於子洪亮

吉曰顏說是一說欲傳位於子今詳上下文勢必不然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

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師古曰稱皇帝之

厚德今迺輕言恣行師古曰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師古曰千里為

宅居師古曰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師古曰

曰沫亦頰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內反赴矢石野戰次城師古曰

字從午未之未補注先謙曰官本頰作類錢大昭曰次當作攻師古曰身被創痍師古曰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

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

豐潔粢盛奉祭祀師古曰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

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師古曰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

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師古曰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

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師古曰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

衣一劍之任師古曰布衣任俠惟以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補注先謙曰布衣任俠惟以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

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觸動也動於情則

不自制而妄行也詳官本作祥詳祥古通

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

位奮諸賁之勇

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

補注先謙曰時漢諸王得立高帝廟於其國故

昭云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呂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

韋昭曰子

糾兄也言

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秦

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

并殺二弟遷其

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

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

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郤

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

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

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

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呂安國便事而欲呂親戚之意望於太

上不可得也

如淳曰太上天子也補注何若瑤曰按曲禮太上貴德左氏傳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春秋正

義太上者最上之稱經傳言太上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言欲望於太古上聖亦不可得甚言其不可也先謙曰天子尊無二上

故稱太上何引正義太上者最上之稱得之詳
文意不當釋為太古上聖也仍依如說為正
亡之諸侯游宦事

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補注錢大昭曰舍匿即季布傳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匿罪三族是也時長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故有是言先謙曰之往也言有罪逃往諸侯國游而為客宦而為官或為

奴僕以事人及平人容匿之者論其罪其在王所吏主者坐
師古曰言皆有當坐之法也下乃言匿於王所者

各有主其坐其罪補注先謙曰罪人逃匿在王所則吏主其事者坐罪也言相不匡正舉奏當坐之
今諸侯子為

吏者御史主

補注先謙曰諸侯王之子在其國為吏者雖貴其國

之御史主督察之下中尉同
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

從蠻夷來歸誼及已亡名數自古者內史縣令主

補注錢大昭曰古南監本閩本

作占先謙曰官本作占是歸誼謂慕義來降名數戶籍也萬石君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此言蠻夷歸義及流民

之無名數自占籍為民者內史縣令主之也
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師古曰言諸侯

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已

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

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

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火規反

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曰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

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

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舉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

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

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曰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

以載兵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輦車為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

十乘驟轉輦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

師與其輦鄭注輦駕馬輦八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

少見輦故輦譌為輦輦子海王篇行服連輦先謙曰谷口馮翊縣在今西安府醴泉縣東北七十里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

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補注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

七年為御史大夫先謙曰長廢在六年與宗正廷尉雜奏補注先謙曰史

時敬尚未為御史大夫行事若今署任賀備盜賊中尉臣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

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已其郎中春

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補注先謙曰漢諸侯人漢郡縣及諸侯國

人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已二千石所

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作所不當得考證云監本脫不字從史記增先謙案注文

如薛顏三家所見漢書本皆無不字裴駙集解亦止引如薛二說

未別加案語似史記本無不字後人增之也史記下文又云開章

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亦

奉以二千石所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但

當得之一證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總謂

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補注錢大昭曰大夫民爵第五級士伍

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補注

曰新書五美篇云機奇啟章之謀不生淮難篇云通棧奇之徒啟

章之等啟章即開章避景帝諱改也盧文弨云漢書作柴奇柴與

棧音義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證也機疑因棧形近而譌

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已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姦嚴助傳作問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

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廢小肥陵縣在安豐縣東六十里唐武德七年廢地理通釋八公山一名肥

陵山下有小肥陵縣舊址無考一統志肥陵廢縣在鳳陽府壽州

東南淮南厲王殺開章葬之肥陵是也按隋志淮南郡無肥陵縣則亦唐初旋置旋廢也舊唐志亦不載李兆洛鳳臺縣志云淮南

厲王都壽春殺開章似不當遠葬諸安豐東又八公山有肥陵之

稱而安豐以東傍肥水者無山阜之迹先謙曰如沈說則以肥陵為八公山者是也然史記作肥陵邑正義引括地志云肥陵故縣

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與諸書合蓋當

時事覺長令開章遠匿肥陵後知不可掩乃殺之即葬其處耳李氏獻疑未

可據也謾吏曰不知安在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補注王先慎曰顏說非也初言不知安在謂告往捕之吏不知開章所往非謂不知葬處也繼乃誑稱已死陽表其墓實未死也迨吏窮知其詐長知不可掩乃令簡忌殺之肥陵即又陽聚土樹表其葬其地情事如此文特倒敘遂致讀者難明耳

上曰開章死葬此下

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

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曰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

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補注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擅罪人無

告劾繫治城旦呂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呂下

五十八人

補注先謙曰死罪及城旦舂以下不應赦者長皆赦之上城旦下亦當有舂字史記有

賜人爵關

內侯呂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

肯見拜使者

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云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

南海

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補注先謙曰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前時南海王反

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

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呂

賜吏卒勞苦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按五十匹史記作五千匹是也此書刊本誤缺筆耳

長不欲受

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

補注周壽昌曰織南海王名見高紀

史記多一民字緣上南海民而誤也若是民何以能上書獻璧帛乎無民字是先謙曰史記無帛字忌擅燔其書不

呂聞文穎曰忌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

補注先謙曰史記此下有春又請長

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十七字春蓋其郎中

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

補注先謙曰史記置作致置致字古通吏

二千石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補注齊召

南曰按即汝陰侯夏侯嬰也淮南王反事在孝文六年嬰時尚為太僕至八年薨錢大昭曰時灌嬰陳嬰皆前卒故知是夏侯嬰也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

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有邛來山在縣西五十里

遺其子子母

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

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

補注先謙曰史

記鹽下有鼓字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盃椀之屬

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

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

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補注

於是盡誅所

與謀者迺遣長載曰輜車

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留

令縣次傳

補注先謙曰遞以郵傳致之也

爰盜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曰故至此且淮南王為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補注王念孫曰令當依史記作

今今復之即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即字

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即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

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今猶即今也餘見釋詞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補注先

記有吾安吾曰驕不聞過故至此補注周壽昌曰宋書文帝弟彭

能勇四字誘謀逆被廢後讀此傳歎曰自古有此補注先謙曰

我乃不知得罪為宜蓋有感於斯語也補注先謙曰迺不食而死補注先謙曰

人生一世間安能補注先謙曰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補注

邑邑如此二句者皆不敢發車封下乃接淮南王謂侍者曰補注先謙曰至雍師古曰雍

誰謂乃公勇者云云是不敢發者畏其勇也補注先謙曰發之曰死聞上悲哭謂爰盜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盜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補注先謙曰不可奈何猶言無可奈何也願陛下

自寬補注先謙曰盜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

補注先謙曰盜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曰謝天下

前漢四十四

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師古曰逮追捕

之也餽亦饋字耳補注先謙曰侍候問也

皆棄市迺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

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

補注先謙曰史記憐上有上字不可去

王有子四人年皆

七八歲

補注先謙曰新書云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立咫泣洽衿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

迺

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

食況曰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序淮南書云民歌之曰一尺縑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

人不能

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鮪及其工皆堯舜之同

姓故云骨肉補注先謙曰顏說非也書大禹謨言丹朱用殄厥世蓋堯時實已逐之他方舜在位乃封之孟子言舜封象有庫或曰

放焉史記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放出不收朱象管蔡是矣是古有此語特書文闕略難可推究耳官本注文在骨肉下

稱聖不己私害公

補注先謙曰史記聖下有何者二字

天下豈有為我貪淮南地邪

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補注周壽昌曰城陽王喜景王章之子

而追尊諡淮南王

為厲王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諡字

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

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

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

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

補注錢大昭曰淮南二字闕本不重先謙曰官本不重

其相

曰

補注周壽昌曰張釋之傳云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此景帝三年事則將兵之相疑是釋之

王必欲應吳臣

願為將王迺屬之

師古曰屬謂已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

捷達已先薨也

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先謙曰官本蟲作蠱捷作捷無也字功臣表蟲達子捷孝文元年嗣侯不作捷

淮南已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

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已為貞信

迺勞苦之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呂褒之及薨遂

賜謚為貞王廬江王呂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

徙為衡

山王王江北

補注先謙曰廬江王王江南得豫章廬江徙江北則漢收二郡斷其通越伍被傳略衡山數語可參證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亦欲呂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補注齊召南曰按此

篇較史記有補有刪詳序招客著書及入朝獻賦頌此補史記之
缺略也下文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以下史記詳序伍被與王
反覆議論班氏以別立伍被傳故此從略耳周壽昌曰淮南要略
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
昌號曰八公高誘序蘇非作蘇飛

八人惟左吳雷被伍被見傳中

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按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
十三篇又詩賦有淮南王二十九篇羣臣賦四十四篇淮南歌詩

四篇天文有淮南
雜子星十九卷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呂安屬為諸父

師古曰安於天
子服屬為從父

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

師古曰賜賜書也

常召司馬

相如等視草迺遣

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

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祕之使為離騷傳

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補注王念孫曰

其左傳也釋文賦論語公治長篇可傳治使為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

而為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

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竝相類

也若謂使解釋離騷傳則安才雖敏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

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

解序云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御覽

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

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

師古曰田蚡

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

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

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

補注王文彬曰文選吳都賦劉注賂貨也先謙曰史記言王時時怨

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及聞武安侯

言大喜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

輕薄曰厲王遷死感激安

補注先謙曰以安父廢徙道死事感動之使為畔逆建元六年彗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時上

蓋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曰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

遺郡國補注先謙曰郡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子金錢爲中詬長安孟康

音偵西方人曰反間爲詬王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涪曰詬音朽

政反師古曰詬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詬同然音則異

音丑政反補注錢大昭約結上左右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安平

曰說文詘知處告言之淮南王張次公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岸頭侯元朔二年上賜

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

先謙曰外戚傳修成君男女各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

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內補注周壽昌曰內房也終不近妃補注先謙曰史記終上有三月二字妃求去王迺上書謝

歸之補注先謙曰高五王傳修成君女娥欲嫁齊王蓋在淮南謝歸後也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

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近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致繫一作毆擊二字皆形相

太子學用劍自己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善用劍也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

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王

使郎中令斥免欲呂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補注先謙

免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

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補注錢大昭曰案壽春嚴正上書言淮南事亦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又衡山王告

太子不道事下沛郡治趙太子丹事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廣川王去事治鉅鹿詔獄此重河南二字疑衍文先謙曰據師古注

所見本已重河南二字史記亦重則二字非衍文也正義以詔下其事廷尉河南為句注云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

太子為句注云逮謂追赴河南也先謙案下文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下復云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即兩河南上下分屬

河南治下復云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即兩河南上下分屬

之明證河南治三字自
應連下為文顏讀誤也
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王王后計欲毋遣

太子師古曰王與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有詔

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淮南相怒壽春丞雷太子逮

不遣如瀆曰丞順王意劾不敬王請相補注先謙曰相不聽王使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人候司師古

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

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

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

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補注陳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考汲黯

先謙曰索隱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先謙案今表作中尉殷客即段宏說詳汲黯傳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不發中尉還言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

音閣謂竒閣不行之補注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先謙曰史記格上有廢字索隱引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王壅過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則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廢字不可少

使中尉宏赦其罪罰呂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補注先謙曰謂刺殺漢使中尉至即賀王王呂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

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為妄

言言上無男即喜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與

去當是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呂為妄言非

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

謙曰索隱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

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補注先謙曰膠東王寄常山王舜皆景帝子諸侯竝

爭吾可已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補注先謙曰行仁義上無煩加親字此親字當

在高帝孫上後人傳寫誤倒耳上文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是其證史記亦誤

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

愛后太子皆不呂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呂為子太子不呂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

為侯師古曰分國邑呂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

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子呂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

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

曰補注周壽昌曰嚴正史記作莊芷班氏以明帝諱改莊為嚴正芷則字近而譌也毒藥苦口利病忠言

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

書既聞上呂其事下廷尉河南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補注先謙曰辟陽侯子平嗣於孝景二年坐謀反自殺國除審

卿蓋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

於弘引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召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召吳楚七國為

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

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

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

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召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

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補注先謙曰為史記作偽古為偽字

通故偽亦作為左成九年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為不

知釋文竝云為本作偽言是為證也為得言疏引定本作為偽言白帖

成義蘇以詐作二字釋為字之義顏云為得罪之狀並如字讀失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補注先謙

曰索隱崔浩曰一日猶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呂物

一朝卒然無定時也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也師古曰晉說是補注先謙曰易序卦傳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欲

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謙曰為

亦讀曰偽史記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

作偽失火宮中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補注沈欽韓曰求盜亭長所部卒也田仁

代人為求盜亭父方言亭父或謂之褚郭璞曰言衣赤也是亭吏

皆絳幘絳衣也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卒衣也說文卒下云

隸人給事者衣為卒卒衣有題識者緞下云以絳帛著於背上即

此所謂求盜衣也沈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

云絳幘絳衣蓋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越兵入則南方是也呼言曰南越兵入注先謙曰史記無言字欲

因已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已建辭連太子

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已出為解師古曰不應

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

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師古曰與太子念

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弓為口絕補注先謙曰謂無證其事者

迺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曰非時發恐

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補注王念孫曰愈讀

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

二語正相反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

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

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

秦傳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間篇偷作愈是即許太子

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

以刀刑傷之並訓為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

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弓聞師古曰索

客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已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

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安賜

一月衡山反謀發覺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

三人補注王先慎曰按功臣恩澤侯表元朔間列侯無以讓名者

六年正當嗣侯時且據史漢表功臣位次平陽第二蕭何第一何

曾孫勝元朔元年坐不齋耐為隸臣至元狩三年慶始紹封故此

井儀也釋文襄本作讓本書文三王傳梁平王襄索隱云漢書作

讓今各本仍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

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有詐偽心呂亂天下營

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補注

蘇輿曰此春秋義說也公羊莊三十一年昭元年傳竝云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義同而文小異本書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亦引入臣

無將語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文同公羊而不言

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

補注先謙曰史論國吏二百石

呂上及比者

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呂上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

相教皆當免

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

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

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宦史記同

其非吏宅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

之人非吏人者補注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

呂章安之罪

師古曰章明也

使天下明知

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

補注先謙曰據上文行邪僻顏注此僻字當為辟贊中邪

辟字亦不作僻也

丞相弘廷尉湯等呂聞上使宗正呂符節治王

補注先謙曰據

公卿表宗正劉棄也汲黯傳作棄疾

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

為九江郡

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補注先謙曰集解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

補注

先謙曰史記作次男孝次女無采

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

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

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

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呂應之恐為所并

補注先謙曰伍被傳載淮南王言我舉兵西鄉

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王蓋具知淮南本謀矣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强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

內史呂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補注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呂為

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呂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

巴下自除國中今曰衡山王呂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與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與

謂獎勸也補注沈欽韓曰縱后乘舒死補注錢大昭曰闔立徐來

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

此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

與飲呂刃刑傷之后呂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

師古曰為夫所弃而歸也與客姦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

數曰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

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曰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曰事計須撫之

與其毀太子王曰故數繫笞太子

補注先謙曰史記繫作擊是

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補注先謙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傅母屬

王疑太子

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

補注先謙曰史記自言下有病字是也謂太子實不病雖自言病而面有喜色幸王死已得立也有

喜色是孝無采見之無太子自言有喜色之理明此奪一病字

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

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

孝亂曰汚之欲并廢二子而曰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

己無已時

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

欲與亂曰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

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曰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

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

請上書補注先謙曰官本強作始引宋祁曰始或作強先謙案強

子發孝無食猶言努力加餐此為惡言以對王也上書者上書於天采姦亂事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

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呂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

曰將軍今居外家補注錢大昭曰今南監本閩本作令先謙曰多

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

師古曰將讀曰獎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日夜從容勸之按上文曰

夜縱與王謀反事縱與史記亦作從容從容縱與音轉而義通也

班氏易此文從容為將養是將養亦當與縱與同義將謂扶進之

養謂長育之總謂導成其反謀耳顏讀將為獎獎養二字文義不

屬其說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補注先謙曰史

非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輶兵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鏃

矢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輶兵車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鏃

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

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鏃矢亦無義鏃與鏃皆當為鏃字形相

近而誤也說文見引南兵鏃當為鏃王下氏讀云鏃與鏃皆當為鏃

侯字相誤說文見引南兵鏃當為鏃王下氏讀云鏃與鏃皆當為鏃

隱引之說文見引南兵鏃當為鏃王下氏讀云鏃與鏃皆當為鏃

世下篇鏃說文見引南兵鏃當為鏃王下氏讀云鏃與鏃皆當為鏃

金鏃翦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既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

反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補注先謙曰史記約

束上有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補注先謙曰衡山王

此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師古曰為相

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契約為反具補衡山王即上書謝病

上賜不朝補注先謙曰史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

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

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已淮南事繫師古

日漢有司捕繫之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即字此即王聞之恐其言

與則同字時淮南事覺連引及贏吏捕繫之也補注先謙曰史下沛郡治元

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已為不道事補注先謙曰史

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曰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先謙曰雅

也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

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補注周壽昌曰案公卿表中尉司馬

安大行王具曰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曰聞公卿

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為之說孝

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

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補注先謙曰史記為衡山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補注

先謙曰據表為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一年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衡山王十二年徙濟北十三年薨當孝景五年與漢表

合是徒二年當作徒一
年十四年當作十三年
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補注先謙曰官本四作三引宋

年嗣位至天漢三年正五十四年作三者誤也式本表作成史表

作武形近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祿誤未知孰是子寬嗣十二年補注先謙曰表云十一年後二年祿

誤之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諄人倫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祀

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書淮陽太守田廣明為鴻臚

臚五年遷孝昭始元四年書大鴻臚田廣明為衛尉此後元二年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書淮陽太守田廣明為鴻臚

事正當廣明為鴻臚時不容別有大鴻臚利其人疑利為明字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征和四年書淮陽太守田廣明為鴻臚

誤又奪去王弓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泰山郡無北安縣惟盧縣注云濟北王都疑北安為盧之誤或初名北安而後改盧也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

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疆獷好為寇亂常須兵補注先謙曰宮本注未之作也信哉是言也淮

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曰丞輔天

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丞作承按說文丞作丞下云翊也從什從下從山山高奉丞之意承下云奉也從手從下從什音義竝同故

經典丞承 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同音之充反謀為畔

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王下有

過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補注王念孫曰

漸漬之漸靡與摩同釋名記細編而善謂之摩鄭注摩相切

於漸字無音於靡字則前訓為相隨從後訓為盡皆失之夫荆

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終

漢書四十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

七客謂匱生即蒯生也聲之輕重先謙曰范陽在今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

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本名爲徹其

後史家追書爲通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

補注宋祁曰一本定作燕先謙曰据張耳傳武臣方下趙

十城引兵擊范陽時未略燕地也一本非

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

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

曰何已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

補注先謙曰通說范陽令史記入之張耳傳足下上

有秦法重三字似不可省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

孝子所已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呂物雷地中爲事師古曰

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
作蓄音皆同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傳
今日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

曰施設也立也補注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補注王念
注先謙曰施行也

為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本玉篇廣韻並作刺入也孫曰接讀以
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盛鄭注接讀為一

報再祭之報釋文初洽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李注東
方人以物插地中為事插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

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傳刃是其明證也呂復其怨而成其功
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為交接之接矣

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通之所呂
功字引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史記無功字

弔者也曰何呂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
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日必將戰勝而後略

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呂為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
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臣

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呂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
貴故欲呂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補注宋祁曰一本利下

有之字錢大昭曰南監

本閩本有之字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

固守孟康曰嬰已城自繞補注先謙曰文選曹植責躬詩李注引說文嬰繞也嬰城固守謂繞城守禦耳陳湯傳時康居兵萬

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環城猶繞城也訓為以城自繞則非它皆類此皆為金城湯池不可

攻也師古曰金呂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已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

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眾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

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

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已此說武臣武臣已

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趙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張耳傳同本書燕字駁文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

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

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已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補注先謙曰集

解引韋昭云軾今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

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

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

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呂酈生為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

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

呂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

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

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間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間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

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

雜沓言相雜而累積補注沈欽韓曰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補注先謙

曰飄史記作標是也說文標火飛也今楚人猶謂火之飛起者曰標音補遙反敘傳勝廣標起標起猶標至也此言士之趨赴如火

之怒飛風之疾起也下言風起上不得復言飄至標飄音相近故
標譌為飄師古讀飄為焱者說文焱音華類音蓋誤焱為焱焱字
韻又以飄為飄也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
說詳司馬相如傳

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

鞏雒岨山河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成

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

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補注然

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

今已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

疲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

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

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補注王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

肝膽以相告也左昭四年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人

將墮幣焉服虔注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為墮也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為毀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

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呂足

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呂制其後因

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

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補注先謙曰史記淮作膠懷諸

侯呂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頸之交補注宋祁曰一本無之字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師古曰廩音一點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陳澤

澤釋古通常山王奉頭鼠竄呂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補注宋祁曰史記韓信傳

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

音呼各反 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

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

也今足下行忠信已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

多大於張鱗陳釋之事者故臣已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

矣師古曰過猶誤也補注宋祁曰揚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大夫種存亡越伯句

踐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

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已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已忠臣

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已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

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已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已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

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

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

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陳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

機曰齊人名小鬻為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

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補注先謙曰謂計慮所及不能致其決故猛虎之猶與不如

蠱蠱之致蠹師古曰與讀曰預蠱蝎也蠹毒也蠹音丑界反蠹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

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補注先謙曰史記童子作庸夫又孟賁句上有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

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句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

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補注沈欽韓曰

越語范蠡曰臣聞之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

得時無怠時不再來

曰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

巫天下既定後信曰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

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

補注先謙曰詔齊王肥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

汝通曰狗各吠非其主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跖之狗吠當彼時臣

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呂天下其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可殫

誅邪師古曰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

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

之不從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

之師古曰自恥從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

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

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曰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補注先謙曰詩云爾之安行我

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補注

先謙曰緼與蘊通文選西京賦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是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

之師古曰治謂燒治死犬燒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

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補注洪亮吉曰案列子言嫁于

衛意同爾雅嫁往也方言自家而出謂之嫁未嘗卑節下意曰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

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亮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

通善齊人安其生補注先謙曰史記漢紀作安期生安其生嘗于項羽羽不能用

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補注先謙曰通及安其生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呂材能稱為淮

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呂百數被為

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

也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補注周壽昌曰漢制諸侯王國止有

中尉掌武職無將軍將軍天子之官也淮南王僭呼伍被故被以亡國為言衡山王傳號其子孝曰將軍時王有逆計也被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乎補注先謙曰據史記淮南王傳王以謀反斥雷被事削邑復召被與謀被曰上寬赦大王

王復安得此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

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

寡人乎對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

補注先謙曰官本不臣作小臣引宋祁曰越本作下臣先

謙案作不是不即否字王問被許寡人乎而被答以否也史記作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是其明證下文亦止稱臣不云小臣下

臣也小下二字皆後人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

以不字為誤而改之耳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師古

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補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呂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補注先謙曰史記庭廷是下漢廷不誤又被曰天下

治王不說師古曰說曰公何呂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之序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皆得其理上之舉

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犖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犖

音蒲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呂

北反謂之榆中舊塞是也或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補注

宋祁

曰浙本句末有也字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

而制山東公曰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

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曰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

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神力引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

作身材如此先謙案史記作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

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

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采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

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曰食地為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

也曰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曰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

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涓曰祭祠時唯尊者曰酒沃酌師古曰如說是也

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呂為錢煮海水

呂為鹽伐江陵之木呂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

從補注先謙曰去吳則為六國七當為六字之誤也鄒陽傳亦誤可互證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師古曰在梁碭師古曰在梁碭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

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也夫呂吳眾

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補注先謙曰不見時猶言不知時史記作

不知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呂死報也師古曰二

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

顧危亡呂此致死也補注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王

文彬曰言男子所甘心赴死者即決於反之一言耳諸說皆未晰先謙曰集解引瓚注作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是不知

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樓字非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樓緩集解駟案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迺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謙案裴在顏前

所見漢書如此則本書無樓字明矣據下周被陳定此不應獨稱
名或班書偶佚之史記所稱容與六國時人先後同名必併史記
疑為後人所益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亦未必然也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
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

何足

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如言此北尚嶮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補注王念孫曰案
如以行為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
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
云行道也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人言絕成皋之

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曰為何如對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

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

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
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

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
此者作比者先謙曰顏注中間已有當為中已有間有間即謂有
隙可乘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

師古曰鄉
讀曰嚮無

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無應奈何衡
山傳云衡山王賜恐為所并以知淮

南本謀也被曰略衡山曰擊盧江補注先謙曰盧誤有尋陽之船補注沈欽

韓曰通典漢尋陽故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温嶠守下雒之城補注

移於江南先謙曰尋陽盧江縣今黃州府黃梅縣北結九江之浦補注

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補注

注先謙曰下雒江夏縣今武昌府興國州東南強弩臨江而守曰

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曰延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曰為什八九

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公獨曰為無福何被曰補注先謙曰史記作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

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

曰呼音火故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曰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補注先謙曰有道燔術之士謂儒生也

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濱謂緣

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

績不足於葢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

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補注先謙曰屈字雙聲不當為其上注文音具勿反其欲為亂者

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

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

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於是百姓悲

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

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

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

先王陳勝乃反此葢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補注沈欽韓曰據淮南人間訓秦皇使尉屠睢伐越三年不解甲弛弩越人攻秦大破之殺尉屠睢與尉佗事不相涉嚴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亦

言之淮南書即伍被等所撰然則被今陳辭無容不知而妄說趙
侗也先謙曰史記此下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
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三句案踰嶺攻越侗亦從役惟行
止王在後耳此文不言王越即為無累辨士之言難可徵實也行

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

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

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

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補注沈欽韓曰易緯通卦驗云亡行之名合胡誰代者起東南

周壽昌曰高帝先幾後發可補本紀所未及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

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蹈瑕候間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

於行陳之間曰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

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普也蒸亦眾也汜音

蒸亦眾也汜音

敷劍 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

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而大將

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揚考證云揚應作楊楊熊秦將見高紀先謙案漢書從

木從手之字多通作非誤字樊噲夏侯嬰傳亦作揚熊其作揚者後人所改獨楊雄作揚雄不改後遂以為與楊異姓矣王呂

陳勝吳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

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

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

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補注沈欽韓曰書大傳以為微子作先謙曰史記正作微子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補注錢大昭曰今孟

子無此文或曰孟子外篇文止此二句下是伍被引是紂先自絕伸之詞王氏藝文志攷證合下二句皆為孟子非是是紂先自絕

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

命之書補注先謙曰言上賜之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補注宋身死

于東宮也

如淳曰王時所居也

被因流涕而起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

流即起歷階而去與此不同

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

師古曰

幸非望

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

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

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補注先謙曰請奏請也詐為丞相御史奏請徙人之書

徙郡

國豪桀及耐罪

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祁曰耐解在高紀解先謙案下解字衍

赦令除家

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

師古曰已赦令除語遇赦免罪者補注先謙曰史記

作赦令除其罪益發甲卒急其會

師古曰促其期曰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書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

注宋祁曰趙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先謙曰左右都司空者左右司空及都司空也百官表宗正屬官都尉武帝征和四年初

府迺有左右司空晉說非也又表云護軍都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顏注亦云中

官京師諸官府也先謙案文云上林中都官疑上林二字不當如

晉注連上為文中都官亦不當訓京師諸官府或中都官自屬上

林後隸護軍都尉也若如顏說則但稱中都官
即可以該諸官府何必更言左右都司空乎
逮諸侯太子及幸

臣師古曰追對獄補注先謙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

說之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辯武黨可曰徼幸師古曰黨王曰此可

也雖然吾曰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後事發覺

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縱跡如此補注先謙曰縱天子曰伍

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

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

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補注先謙曰久之

太子疑齊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補注使吏逐捕

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

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先謙曰官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補注宋祁曰別本也作弟上書訟太子

臯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

已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日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

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補注先謙曰已呂字同官本作以從軍擊匈奴極盡

死力已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補注先謙曰詳景十三王傳

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

壹宮也補注周壽昌曰黃圖自請願已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

犬臺宮在長安西二十八里義反補注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王念孫曰宋說是也既言被

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即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

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

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

衣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

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

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婦人衣也如涓曰

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袷

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

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問

篇衣不務於隅胝之削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釋名裾倨倨

然直則裾本直也曲裾者深衣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是

今朝服之曲裾蓋古制本直裾元端服是也曲裾則深衣之制而

漢明帝以為朱衣朝服後垂者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

上廣下狹如刀圭也交輸者玉藻袷當旁注袷謂裳幅所交裂也

凡袷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正義云幅廣二尺

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空解之闊

頭尺二寸狹頭廣六寸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

裂一幅而為之按此則一幅斜剪若燕尾喪服注所云燕尾二尺

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如

婦人衣也如涓曰

交輸

鉤邊

名曰

然直

今朝

漢明

上廣

凡袷

二寸

頭尺

裂一

五寸

謙曰

鳥羽

蟬翼

山爾

以韜

搖之

步搖

好之

趙人

與燕

代密

邇則

步搖

冠乃

注戈作
弋是

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

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曰敵為師事不可豫

圖上曰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

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

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

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

侍中諸當詣北軍者

補注宋祁曰浙本名作召

移劾門衛

補注先謙曰以所奏劾移文於門衛也

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

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曰充忠

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師古曰中當也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

師古

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補注陳景雲曰案功臣表館陶公主子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未除云云即主卒於

元狩之末及江充貴幸主沒已十餘年館陶字誤無疑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

補注劉攽曰是

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也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

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沒入官如淳曰合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後闕本作先周壽昌曰從上從帝也充時在上側得行其讒構也顏說誤

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曰屬

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

曰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

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

其力者久之坐法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太始三年直指使者江充為水衡都尉五年為太子所斬不云前坐

法免與傳異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

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

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崇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示人也於是上曰充為使者治巫

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示人也

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捕

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詛者令胡巫視鬼詐曰酒醞地令有處也

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也

誣其人也補注先謙曰二說皆非也巫能視鬼故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上使視鬼者瞻之是也夜祠者夜祠禱而祝詛者也下息

夫躬傳即其證言捕蠱及夜祠之人豫埋偶人於其居又以他物染汗其處託為鬼魅之迹迺使胡巫視

鬼所染汗令共知有埋蠱處從而掘之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

服之師古曰呂燒鐵或鉗之或灼之民轉相誣呂巫蠱吏輒劾呂

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

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呂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

事云充使胡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補注周

巫作而葬之漢世斥人曰虜充趙人呼為趙虜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

猶婁敬齊人高帝斥之曰齊虜也師古曰語在戾園傳師古曰

迺汝也

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

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

是長安孫寵亦為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

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

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補注周壽昌曰中山孝王興元

帝子馮太后媛本元帝昭儀馮奉世女外戚傳云為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祝詛罪令自殺所謂其罪不明也是後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道徑作徑道

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

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

私議補注周壽昌曰先當作宣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補注先謙曰雲

思王字子宣帝孫 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呂醫技得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呂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 荆軻

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

計也補注先謙曰發官本作察引宋祁曰察當作發 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

其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

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

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已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

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

師古曰疑不實也 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

覆有佞邪材補注先謙曰傾覆言傾險反覆也 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 不

可任用嘉曰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

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

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

瑄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駮

不曉政事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諸曹曰下僕僕不足數師古曰僕音步木之貌也僕音步木

反遯古速字補注錢大昭曰詩林有樸橄樸橄字異而義同謂其材小弱不任用沈欽韓曰僕遯字當為樸

橄杜牧集上吏部高尚書狀人惟樸橄又賀平党項表臣僻在小

郡樸橄散材皆用此尉繚子吳起與秦人戰僕橄之蓋足以蔽霜

露亦謂以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陛下誰與備之如

使狂夫噪諱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諱音

念孫曰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厓方也是厓與方

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

引廣雅厓方曰厓並與崖通先謙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師古曰竟京師雖有武蠡精兵補注沈欽韓曰蠡是鋒之

武鋒將軍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補注

沈欽韓曰方言半步為跬趨同凡舉足先右左足未

窺是為半步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跬同軍書交馳

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

高紀小夫慳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也憤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其

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

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曰富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為字可度地執水泉廣漑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持

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曰省轉輸

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補注先謙曰丁哀帝母家傅祖母家也詳

外戚傳 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

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曰為單于當曰十一月入塞後曰病為

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欬噫之寔音

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曰曰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未俗學者又改寔字為寔

呂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補注宋祁曰正文弱字上當有微字錢大昭曰爰匈奴傳作援先謙曰官本欬噫之噫作之噫是無詩字及獻捷三字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

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補注錢大昕曰孫字衍舉兵

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

為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呂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

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

都奴之界補注沈欽韓曰車師前王庭後漢為伊吾盧聲之變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

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呂事而

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其次伐交者也援者則聞誤之令其解散也

兵革所呂為貴耳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孫子謀攻篇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

祿呂為中國常呂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

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補注先謙曰蕃與藩同今單于呂疾病不任

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

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倚祿曰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

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曰壞之補注先謙曰幾如字讀幾先

謂幾之先見也躬言為國家計於幾先謂幾於將然也張顏句讀未明因而誤解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

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

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

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師古曰第讀與亭同補注先謙曰哀紀在建平

三其法為有兵亂補注先謙曰占驗之法也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補注先謙

日哀紀在四年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

師古曰敕整也斬一郡守曰立威震四夷補注先謙曰震謂警動之因曰厭應

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曰行不

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欺哉天之見異所已敕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

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悅說辨士見一端或妄已意傳著星

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

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補注劉公曰云當疊云云二字

即上所說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

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謂古諂字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

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

讀曰穆已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殺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

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已先入之語

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

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已為意簡練

戎士繕修干戈

師古曰繕補也

器用監惡

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

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

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補注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

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周壽昌曰既云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尚不足為將軍耶此明云中二千石各舉一人將軍舉二人先謙曰劉周說是哀紀建平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不云舉將軍也就拜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

有食之

補注先謙曰明本為衛將軍因以晏為衛將軍更明為票騎將軍而兩人並大司馬故云又也據公卿表在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云辛亥賜金安車駟馬免距辛丑十日

而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

繇是惡躬等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

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之策

師古

曰諛詐辭也音虛遠反

欲曰誑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

補注先謙曰交遊交

結奔走之也為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名以求名也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竊人曰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七師古曰

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

義持七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

朝廷所進補注先謙曰進謂進用之人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補注先謙曰官本侯作候是與

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有左右監繫雒陽詔

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師古曰譁古呼字音火故反補注因僵仆

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血從鼻耳出食頃死補注先謙曰表云元壽二

年下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躬母聖坐祠竈祝詛

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補注周壽昌曰躬同

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

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
在中土皆免寵等徒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不提行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馬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雲作靈注焉作鳥鷹隼橫厲

鸞徘徊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矰若浮焱

動則機兮師古曰矰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補注先謙曰焱當正作飈說文

引作疾風也一切經音義十六飈暴風也焱下云犬走兒飈下云扶搖風也初學記棘棘撻撻曷可棲兮師

曰撻撻眾盛貌音仕巾反補注宋祁曰撻當作棧王先慎曰字書無撻字宋說是也列子力命篇張湛注棧車謂編木為之此言棘

棘眾盛如木之編列也先謙曰官本巾作山是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陶嬰寡作歌

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

獨宿兮不與眾同冤讀同宛依憑則起躬怨哀帝不用己為大臣已置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

闌干也師古曰瓚說是萑音完補注先謙曰萑蘭即汎瀾之異文

李太白詩曲終涕洟滿氣親也滿氣親也天萬物亦崔蘭之異文盛官本置作致是此通作字

傷肝師古曰結惛亂也孟康曰惛音骨補注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

忠良浸微也補注先謙曰日喻主上非謂忠良孽杳冥兮未開如

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諱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

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講音火故反語音牛助反

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秋風為我唵浮雲為

我陰師古曰唵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龍兮

其須師古曰搯與擊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

高舉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如其

文者指上冤頸折翼若為其萌兆耳先謙曰官本迴作迴引宋祁

迴作迴日姚本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後數年乃

死如其文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崩通一說而喪三儁應劭曰亨

酈食其敗田橫騎韓信也補注先謙曰橫當作廣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

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集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

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補注先謙曰集官本作售是也誅夷不亦宜引宋祁曰注云售姚本作售先謙案集又售之譌

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是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毀汗白黑曰喻佞人變亂善惡

呂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威公曰我為

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補注先謙曰注桓作威避宋諱官本仍作桓後人所改樂書構

卻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卻至

書因是反弒厲公補注宋祁曰注文孫周姚本作孫同先謙曰豎

官本考證云楚公子茂晉語作楚王子發鉤先謙案茂當作棧

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邱

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補注先謙曰案此注語未

了疑有宰嚭讒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

脫文眾冀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

屬鏤之劍其明年越滅吳君之舍人也進其

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

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

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

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

寵乃刺殺之補注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

先謙曰孝當為考趙高敗斯二世縊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攻

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

執呂歸卒死於秦二世於望夷宮乞為伊戾坎盟宋痤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

黔首不聽乃縊而死謀宋詐敵血加盟書曰證之公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

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

福反繇與由同

崩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終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萬石君石奮 補注沈欽韓曰萬石非史例也史公之誤班當改正案嚴延年馮勤秦彭家世並有萬石之號 其父

趙人也趙亡徙温 師古曰温河內之縣補注先謙曰今懷慶府温縣西南三十里 高祖東擊項籍

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 師古曰若汝也 有何戚屬 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 補注先謙曰史

記作 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已

奮為中涓受書謁 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補注錢大昭曰陳平世

家云是時萬石君奮為漢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

王中涓受平謁即其事也 名其里為戚里 補注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史遺鄉因曰遺汝

周壽昌曰索隱長安記戚里在城內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
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
因石奮家而名曰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

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呂奮為九卿迫

近憚之張晏曰呂其恭敬履度故難之補注周壽昌曰以九卿迫近上前憚其拘謹也徙奮為諸侯相奮

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乙一作仁皆

呂駟行孝謹師古曰駟順也音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二千石下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

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

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補注王文彬曰集聚也人臣尊寵乃舉聚其門即謂

一門貴寵耳不煩曲說先謙曰王說是也迺舉集其門句屬下讀

則人臣尊寵四字語意不完且凡訓最計是奮號萬石之義已累

何必云總合其門乎孝景季年萬石君呂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呂歲時為

朝臣師古曰豫朝請補注沈欽韓曰尹文子天道篇魏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食上大夫祿漢無上大夫通以中大夫二千石者

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

注先謙曰軾子孫謂小吏來歸謁補注先謙曰謂官本作爲萬石史記作式是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師古曰便坐於

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貌補注王

皇疏申申心和也集解引馬注申申和舒之貌也不訓謹敕此與

下文訢訢同意而與唯謹反對言和而有節也史記燕下有居字

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

曰顏說非也宜如晉訓作欣言僮僕皆有欣欣自得之色乃形容

其善化人也若如顏訓作謹敬則下何必加唯謹二字乎先謙曰

周說唯謹師古曰唯已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

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

君家曰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白曰爲不及也師古

重也補注王文彬曰論語文勝質則野皇疏質實也言齊魯尚質

行猶自以爲不及萬石君家下文言儒者文多質少兩質字義同

前漢四十六

顏說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已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已

未安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補注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

有休沐也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補注

處太子坐東廂視膳即子舍也上文云調親則在親竊問侍者取

所非私室矣顏說非先謙曰官本注舍上有之字

親中裙廁臉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臉音投賈逵

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臉晉灼曰今世謂反

門小袖衫為侯臉師古曰親謂父也中裙若今言中衣也廁臉者

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酒音先禮反補注沈欽

韓曰孟康謂臉為受糞函是也說文臉築牆短版蓋糞函以短版

為之若云臉為小衫何故言廁晉謂反閉小袖衫為侯臉按釋名

反閉襦之小者也卻向著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閉其襟也此

矣是反閉侯頭本是二物又不作臉聲同而義別晉說非李慈銘

曰清即今圍字曹當作槽臉當作窠淮南注窠空也先謙曰集解

引臉中受糞函者也作窠行中受糞者也下臉亦作窠反門作反

閉是侯隤作侯窰下有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九字先謙案說文
帛下裳也古者裳亦得通稱衣曲禮云衣趨隅兩手捫故顏釋中
帛為中衣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是中衣非近身
褻服矣疑釋名誤也古書中衷通作說文衷裏褻衣從衣中聲春
秋傳皆衷其和服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裏衷衣也是近身服之
乃謂之中衣非在大衣之中小衣之外也中帛者近身下裳今有
襜之袴俗謂之小衣者是矣廁隤集解引徐廣曰隤築牆短版也
廁隤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隤為竇言建又自洗
蕩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先謙案沈駿晉說是矣據說文云
隤為築牆短版長版為隤隤為隤兩頭無行清及受糞函之義即以
版為糞函亦何取於築牆之版徐謂隱於廁溷垣牆既非隤字本
訓且廁隤上更須加文以成義若廁竇之說尤不可通班氏贊云
石建漸衣初未旁及他穢褻之物則諸家之說皆非也廁訓為側
耳傳索隱廁者注廁廁邊也張釋之傳注廁岸之邊側也史記張
又言廁隤當作窰徐讀為竇史記注云隤於其側正與索隱合特不當
也此徐讀隤一切經音義九引三蒼云窰門邊小竇也禮儒行注
圭窰門旁窰也穿牆為之如圭矣禮月令穿竇注入地隋曰竇
方曰窰廣韻竇水竇也然則窰當是傍室中門牆穿穴入地空中
以出水吟楚俗建取親中帛隱身側近窰邊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自澣洒之耳故下文云不敢令萬石君知也

石君知之已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

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補注先謙曰史記乃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
作恣言灌夫傳分別言田竇事蓋其一端

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

上已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補

注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

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謝字

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

師古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余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顏

注未是先謙案反言之是也而云當如此乎則非固當語意顏注未嘗不是

迺謝罷慶

師古曰告令去

慶及諸

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

補注齊召南曰按前文云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

奮年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洪亮吉曰奮卒時

年九十六先謙曰洪說是

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

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

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師古曰馬字下

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

補注先謙曰獲譴史記作上譴下有甚惶恐三

字其為謹愼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補注周壽昌曰公卿表不載御出師古曰為上御

出車而上問車中幾馬慶曰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

曰不治言無所治罰補注王文彬曰為立石相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生祠之始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浦守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御史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引宋本七作十案慶元鼎二年為御史大夫通七歲作十者誤也元鼎五年

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曰

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

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

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

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作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則九卿屬上句讀漢書既刪

去至字則九卿屬下句讀言當時九卿更互用事不倚丞相也事不關決於慶補注先謙曰慶醇

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

所忠九卿咸宣

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三人補注先謙曰官本三作二是忠見郊祀志司馬

相如諸傳宣見酷吏傳

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曰適

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上曰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特原之以其議

不合事理非慶所能為也

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曰下議為請者慶慙

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已輔治城郭倉廩空虛

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

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

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

泛濫十餘

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

師古曰墜填也音因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

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補注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

禮嵩嶽通八神

曰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嶽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

房塞決河也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

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

民法曰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

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曰自便也補注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劉敞曰此言以

流民多少課吏殿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師古曰況賜最所以禁吏重賦

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補注錢大昭曰氣閩本作瑞先謙

曰天見神物是以瑞氣相應故曰氣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

應地理志風雨時節有和氣之應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

曰比較考也音頻寐反補注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

故官曠民愁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

盜賊公行也其官補注先謙曰然則猶然而言朕意委任有司然而官曠民愁

至於盜賊公行也古者則與而同義說見王引之經傳釋詞文選

鄒陽上吳王書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本書鄒陽傳然則作然而燕策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

說秦史記蘇秦傳然而作然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

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

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涪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

也師古曰如說是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曰興徙四十萬口

補注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

搖蕩百姓

師古曰蕩動也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

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涪

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補注王文彬曰孟子變其穀率陸注率法也言無罪而坐以適徙

之法服說近之特不當言刑耳先謙曰注文率上當有坐字

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

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

服虔曰慶自己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己罪退為

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此志補注先謙曰志官本作心引宋祁云浙本注此心字下有也字

動危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

欲安歸難乎

師古曰此危難之事欲歸之

何人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補注王先慎曰猶言歸休矣顏說贅

慶素質見詔報

反室自己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自己為見責甚深而終自己反室者

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

師古曰令自殺

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

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

慶愛之上巳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坐廟牲瘦入穀贖論恩澤

侯表坐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為城旦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

十三人補注先謙曰至上史記有更字及慶死後稍已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大陵縣屬太原不屬代郡漢初以山南太原之地屬代國故繫大陵於

代先謙曰文三王傳太原王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即其時也已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

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除狹篇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戲

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旃御覽五百六十六梁元帝纂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通典樂六舞輪伎

蓋今之戲車輪者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宅師古曰無宅餘志念也補注王先慎曰謂無宅材能也與

下文無宅腸義別顏說非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

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

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

通語不須解為借問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綰曰已謹力師古曰自

史記作不謙呵綰疑誰呵是誰何之譌綰曰已謹力勉力為謹

慎日日益甚補注先謙曰詩烝民威儀是力鄭箋力猶勤也本書司馬遷王莽傳注竝同謹力猶言勤謹顏說非景帝幸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已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補

注先謙曰驂官本作參是史記同縮曰臣代戲車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臣從車士從字貫下為句幸得

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

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死罪實病言當日不來固死罪實亦病耳實

字似不可去上賜之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買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歧反

補注沈欽韓曰施讀如字言劍服用所施故常易也先謙曰古人佩劍乃常施而常易者施讀如字於義為備不勞改讀沈說是也

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

反補注周壽昌曰劍在削室不待言盛謂什襲藏之以敬君賜也先謙曰周說是此常盛涉下常字而誤史記作尚盛是也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已為

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補注宋祁云一本它作心先謙曰有功能讓是其廉也召飲不行賜劍不

服是忠實也無它
賜言一心事主耳
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
補注先謙曰吳楚反詔

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孝景三年
三歲

呂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
補注先謙曰按表綰以六年四月封

明年者擊吳楚之明年也
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補注先謙曰

集解引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
上呂綰為長者不忍
補注周壽昌

循京師綰任此官帝恐其
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
長者不忍盡力治捕也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

桃侯舍為丞相
師古曰劉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中三年下書綰為御史大夫四年遷後元年下書綰為丞相實四

歲五字當
朝奏事如職所奏
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補注然自初

宦已至相終無可言
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補注周壽昌

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武帝承文景尚黃
老之後獨能尊儒向學得董仲舒諸人皆綰言導之僅附見於紀

而傳不載先謙曰無
上呂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
可言謂無可訾議也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

補注周壽昌曰據武紀公卿表竇嬰傳中字當正作初

丞

相已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

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

理之而縮不申其冤補注先謙曰君字蓋詔書稱之史駁文

免之

補注先謙曰據竇嬰傳稱病以免也

後薨

補注先謙

曰據表推之薨在元光四年

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

去

補注先謙曰官本持上有將字

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師古曰諡其盜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諡

作疑是史記同舍郎作金主亡作妄屬下文讀是也言覺義已備言覺亡轉不成義疑本作妄轉寫誤脫其半耳

不疑謝

有之

師古曰告云實取補注宋祁曰別本無謝字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

大慙已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

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景帝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

為衛尉此傳脫令字中大夫令本衛尉也景帝初改後復先謙曰錢說非也據史記稍遷上有文帝稱舉四字是文帝時遷官不得

據景帝中六年之中大夫令實之郎比三百石四百石至六百石中大夫比二千石皆無員由郎稍遷合是中大夫不應遽躡九卿

也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闕廷見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補注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先謙曰

見顯也見人猶言
顯者劉說是也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盜嫂何也師古

曰盜謂私之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呂二

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天子修

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補注先謙曰正義

地也桃林塞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呂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

官如故補注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為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

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傅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補注齊召

南曰史記不疑子相如子望坐酎金失侯而本書功臣表作

侯堅坐酎金免望堅兩字相似未知孰正但俱不云名彭祖也

周仁補注先謙曰史記其先任城人也呂鑿見師古曰見景帝為

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

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

也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服張二說皆非也陰密常衣弊

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

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已藉其尿補

注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溺漉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何焯曰為郎中令侍

中不敢溺乃為小袴以藉慎之至也王文彬曰急就篇襜褕複褶袴禪顏注袴合襜謂之禪廣雅禪無襜者謂之襜據此則袴必

有襜此謂溺袴蓋於大袴之中別為小袴以承溺者顏說是也坊結謂之倒顛小袴謂之被倒小袴謂之被倒小袴謂之被倒小袴謂之被倒

懶惰不檢故常如此非至帝所始然何謂為慎之至失之李慈銘曰溺本禹貢溺水既西之溺字借為沈休之休字音奴歷切又借

為便屣之屣字音奴切說文屣二尾部屣人小便也從尾水會意今禹貢水名皆借用弱字而休屣二字用者匙也清同淨本字當作

海先謙曰官本作期為不潔清已得幸入臥內補注王文彬曰引宋祁云越本作期為不潔清

重不泄言帝知其入慎密故得幸入內也至敝衣溺袴云云特牽連及之非得幸之由如劉說是入內供奉者必皆不潔矣因不

潔而得幸理之所無且劉既云於後宮祕戲補注先謙曰於上史人惡遠之又何以致至後宮乎

此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善惡補注先謙曰下奪然亦無所毀則上自察之為無所推薦而此問人乃是仁曰上

以其人之材賢為問也如顏說則然亦無所毀為贅文矣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補注先謙曰史記如此作以此

屬下讀與上文以是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

終常讓不敢受也疑此終字涉下文而衍諸侯羣臣賂遺終無

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二義此特言以先帝臣

敬之耳重字當訓敬不必牽涉下文仁乃仁乃病免呂二千石祿

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音驅則各本

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謙曰史記說讀曰悅補注先歐孝文時

呂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

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一也此說非補

注劉攽曰子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沈欽韓曰趙策蘇子謂

秦王曰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

為非白馬尹文也然刑非以檢形也名以定名者名則形之與名居然別

為形名也管韓說苑等書凡形名皆為刑字荀子彊國篇愛利則

儉而善失真藝文志申商之徒為法家尹文公孫龍等為名家使人

家相去絕遠漢亦以法家為刑名鼂錯學刑名於張恢生者是也
張歐所治則公孫龍之刑名也先謙曰沈說極晰但歐所治非公
孫龍之刑名即鼂錯所治之刑名故下云然其人長者若是治名
家之學則然字為贅文矣又歷言其不言按人具獄涕泣以明長
者之實見歐治刑名然其人不可深故可嘉也下文然其人長者
史記作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重言以見意語尤明羸官本
注一作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
二是

安國為御史大夫

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歐代安國為御史大夫在元光四年非元朔也任御史大夫五年以老

請退則在元朔中耳表於景帝五年書安邱侯張歐為奉常據傳
歐為安邱侯說少子未嘗嗣侯此表之誤也又表於景帝元年有
廷尉歐不書姓疑亦張歐也先謙曰表孝武建元元年下書中尉
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下書中尉張歐代安國是其名歐歐歐得
互寫也 **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剽曰誠長者處官**
師古曰剽與專同又音之充反 **官屬**

已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

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補注宋祁云

注文舊本番作幡先謙曰案若今言平反也

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

如清曰不正視

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謂情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
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情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面對而封之按面囚封上其奏使知當死
必面封者恐囚有冤也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鄭司農云若今

時讀鞫已乃論之唐書百官志大理寺丞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告罪問其服否晉說是周壽昌曰據晉注則似本文元有對字奪去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曰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

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

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補注先謙曰史記止贊三人不及塞侯

後云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案塞侯受誣不自明君子以為非直道故不取之

是已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

譏之補注先謙曰石建澣衣自是孝道君子譏之蓋以為非大臣之體

... 益以... 三... 一... 一... 一...

... 益以... 三... 一... 一... 一...

... 益以... 三... 一... 一... 一...

... 益以... 三... 一... 一... 一...

... 益以... 三... 一... 一... 一...

... 益以... 三... 一... 一... 一...

... 益以... 三... 一... 一... 一...

... 益以... 三... 一... 一... 一...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終

昌曰... 大... 七...

漢書四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

補注先謙曰史漢表云二

月乙武為代王

補注先謙曰史表都中都

四年徙為淮陽王

補注先謙曰四年者文帝四年本表

云三年

徙淮陽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

孝王

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

八年留也據史表七年八年十年入朝傳不言者自王梁後數之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

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補注先謙曰事又見寶嬰傳至誠直也其春吳

楚齊趙七國反補注先謙曰四齊合吳楚趙為七國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補注先謙曰詳吳王濞

傳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補注先謙曰城謂增築之顏說非而使

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補注周壽昌曰梁孝王時人材頗多汲黯傳中傳伯應劭注梁

人為孝王將素抗直儒林傳丁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皆在此役者也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

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補注王先慎曰廣雅釋詁略取也左宣十五年傳以略狄土注成十二年傳略其武夫注並同

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呂布與暹躡奉轡二軍向壽春水陸並

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是皆虜略連文孟康以略字屬下文非也梁所殺虜略者謂梁所殺吳楚之士卒虜吳楚之生口略

吳楚之財產與漢相當耳史記世家作梁所破殺虜略明年漢立與漢中分則句讀益明裴駟彼注又引孟注立訓疏矣

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秦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畱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陳畱高陽人又云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卽此高陽矣先謙

曰集解徐廣云在陳畱圍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司馬彪云圍有高陽亭也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補注宋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

百餘里補注先謙曰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正義括地志云兔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

後巖棲龍岫雁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廣睢陽城七十**

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

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曰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補注先謙曰

索隱引蘇林云廣其徑也**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

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補注沈欽韓曰任昉述異記**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蒹葭洲鳧藻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

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得賜天子旌旗從**

有平臺集接虞城界先謙曰史記作五十餘里**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

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輿衛宋史儀衛諸志先謙曰史

記作出言師古曰儼比也音擬補注先謙曰景帝招延

趕入言警儼於天子聞不善王得韓安國為解詳安國傳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

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補注先謙曰索隱周禮有奇衰初見日王

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補注先謙

作且是案史記云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索隱引如珠玉寶器

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

於闕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

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使使持節乘輿駟馬文義較明官本注四並作駟是

既朝上疏因畱曰太后故

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補注先

官表諸侯王有謁者郎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補注先

子殿門是也著藉猶言通籍言以梁王侍臣姓名著於門籍引之

出入殿門無門籍不得擅出入竇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

是其證此籍字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曰

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補注王先慎曰索隱袁盎云漢家法周道立子

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

行也案小司馬二說皆非也關通也禮曾子問注關中言之儀禮

喪服傳注關已許嫁疏皆訓為通關說即通說通說於景帝猶言

進言於帝耳本書倭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注關說者言由之

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立訓拘曲史記倭幸傳索隱注曰關

通也其說是矣本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吳志呂

範傳範必關白不敢專許關白即通白與關說義同先

謙曰官本考證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

太后議格

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

補注錢大昭曰格音格關閩本作格者格關也先謙曰集解如淳

曰歧閣不得下索隱引服虔云格

謂格閣不行與此異疑索隱誤也

孝王不敢復言太后曰嗣事

師古

曰不敢更曰此事言於太后補注先謙曰史記太后議

格下作亦遂不敢復言以梁王為嗣事與本書義異

事祕世莫

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

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

意疑也

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

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

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補注錢大昭曰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因以為氏見廣韻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

國補注先謙曰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官本無即字

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

得釋補注先謙曰案此與鄒陽傳合互證安國傳梁事兩次皆安國此不當有韓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補注先謙曰史表既至關

字明是衍文

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補注王文彬曰張說非也後漢

禮儀志大喪諸侯王車皆去輔輻疏布惡輪是喪禮原有布車之制然太后尚存而謂王藉布車自比喪人決非當日情事此蓋不

欲人知特用布車私入耳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

盡居外外不知王處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外字是也車騎居外不知王處文義自顯若云關外人皆不知王

處則不當獨著一外字蓋衍文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恐補注錢大昭曰弟南

作景帝先謙曰官本作帝是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

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

不樂北獵梁山補注先謙曰梁山史記作良山索隱引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

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案唐之壽張前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

州西南五十里高紀十一年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疑以故郡之良山改名梁山或光武諱叔父名改壽良為壽張此良山

時人遂併改梁山耳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

曰足當處下所曰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

月六日王薨也補注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先謙曰史記足下無上字索隱云述征記陽有梁

孝王之冢案六月當作五月據史漢表孝王支子四王皆以五月立則孝王薨非六月明矣 孝王慈孝每聞太

后病口不能食補注先謙曰史記更有居不安寢四字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

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

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

師古曰說讀

字補注先謙曰史記壹上有加字

孝王未死時財已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補注先謙曰文帝四年

復並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表文帝前元年初

置太原都晉陽二年初王參四年參更號為代王實居太原又孝

王世家以參為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括地志云

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

陽即此五年一朝凡三朝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七年薨補注

城是也

先謙曰表作七年據史記世家立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

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此是表誤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已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已為關補

年徙函谷

徙代王於清河

補注先謙曰史記清河王徙以元鼎三

關於新安

是為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

補注先謙曰表三

今廣平府

清河縣東

太始三年嗣是剛王二年薨通前補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先謙

在代凡立三十八年表是此誤是頃王本始四年薨凡二十五年表是此誤子年嗣地節中冀

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補注先謙曰官本則作子引宋祁曰弟子子字

當作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

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

之太后故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季父往

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補注沈欽

志廣宗故城在廣平府威縣東莽篡位國絕韓曰一統

梁懷王揖補注齊召南曰懷王名史表及世家作勝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紀及本傳作揖李奇謂懷王有兩

名理或然也先謙曰索隱據景帝子有文帝少子也好詩書補注

中山靖王勝以為史記誤臆說不足據

曰新書先醒篇載懷王與賈君問答語是其好學之證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

朝因墮馬死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年入朝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

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孝王子太子

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為濟川王補注周壽昌曰濟川國

劭曰今陳留濟陽縣也紀要濟陽縣在開封府蘭陽縣東五十里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

識為濟陰王皆曰孝景中六年同日立補注先謙曰據表五月丙戌

梁共王買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梁孝王子賈誼蓋賈誼從朝

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

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餘曰賈朝至立十年薨補注宋

闡而遺烏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立十年薨補注宋

本十作七齊召南曰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

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先謙曰史

表景帝後元年下書恭王買元年建元四年下書薨子平王襄嗣

正七年齊云建元五年薨非也此宜從越本正作七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補注先謙曰濟川王曰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

有司請誅補注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傅與此不同宋祁曰垣表作桓邑先謙曰中傳是此中尉蓋因後人少見中傳

而妄改說詳武紀垣史記作桓又惠景間侯者表本書諸侯王王子侯兩表皆作桓明垣字誤武帝弗忍廢為庶

人徙房陵國除補注先謙曰後為陳雷郡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師古曰剽劫反殺人悍勇也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反殺人也音頻妙反

取財物曰為好如淳曰曰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補注周壽昌曰以為好即以為樂之變文所

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

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宣帝甘

露二年為東平國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為濟陰郡表作七年據史表

二一年薨此總謂立後一年耳七字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平王襄下不提母曰陳太后共王

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

也母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應劭曰

彼金鬻鬻畫雲雷之象呂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鬻古雷字補注先謙曰應言畫鄭言刻故師

古是鄭禮明堂位出壘夏后氏之尊也孔疏壘為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是宗應說集解引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去山字非

也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已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

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已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補注

先謙曰猶與由同任后絕欲得之補注先謙曰後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王襄直使人開府

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補注先謙曰官本李作於引宋

祁曰景德本於作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

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呂為筆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窄補注沈

欽韓曰淮南繆稱訓猿狄之捷來措注措刺也按周禮鼈人籍魚鼈措籍字或省耳鼈野獨作筆者義亦通說林又云猿狄之捷來

乍即筆之省先謙曰索隱云措音進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進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筆也謂為門扉所窄案後傳無此語說先

謙案一切經音義九筆猶壓也今謂以槽筆出汁也說文壓筆也通作窄釋名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筆相迫窄之名也孟子迫斯可

以見矣趙注迫窄則可以見之又通作迨後書陳忠傳鄰舍比里

共相壓迨注迨迫也笮指者門猝閉而指未出為所迫壓是借措

為笮不當訓刺沈說非也考工記輪人轂小而長則柞鄭司農云

柞讀為迫措之措謂輻間柞狹也秋官柞氏鄭司農讀為音聲措

措與措音相近故義亦相段矣官本注窄作笮太后啼諄諄師古曰

故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

任后呂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

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侍喪補注先謙曰

是也侍與持形近致誤元朔中睢陽人狂反師古曰狂姓反名也狂音岸補

謙曰官本考證按此文則其人姓狂名反史記作類狂反則人辱

其人姓類狂漢書脫一字耳先謙案索隱亦云反或作友

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補注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

當作淮錢大昕曰史記本作淮陽淮陽國景狂反殺其仇車上亡

帝四年除為郡故得置太守梁與淮陽接壤

去補注先謙曰史記狂反上有太守客出下車六字但云殺其仇

陽人所殺誤矣殺者睢陽人而事在淮

陽地故淮陽太守治之而以讓梁吏

睢陽太守怒呂讓梁二千

前漢四十七

石二千石呂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

大母爭尊狀時相呂下具知之欲呂傷梁長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吏作史引劉放曰

史作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呂為不孝請誅王及太

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

不無呂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

陽邑補注周壽昌曰成陽志屬濟陰郡此食邑在梁國外者也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

誅梁餘尚有八城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削梁入城梁餘尚有十城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入縣則此文是也錢

大昕曰此說非也志所述者平帝元始之郡縣而梁平王削地乃在武帝元朔中相去百二十餘年即以漢書本傳攷之則王立嗣

位之後削地千戶及五百戶者數矣及削五縣襄立四十年薨補注

而餘尚有入縣益知餘入城之說未可信也先謙曰表同襄卒於天漢四年史記作三十九年誤子頃王無傷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諸侯王表作貞王毋

傷傷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

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

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

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補注沈欽韓曰王官有私毋得呂金

錢財物假賜人補注先謙曰假貨也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

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補注宋祁云浙本注文捶擊也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

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

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

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

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

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補注王文彬曰曲禮天子當

寧而立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金鶚駁之云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爾

疋郝疏引之云天子外屏亦見淮南子金氏駁之是矣案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寧乃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

謂天子無外屏則又非也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樹所以蔽

行道孫卿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

欲見於內也是天子原有外屏尊遠故外屏天子當道而樹蓋外門

之屏也陳詳之道禮書亦云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沿朝在故

郝疏又云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屏牆也是屏以土為牆即今

之照壁其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葺之言

說得之

葺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已為夜也師古曰葺謂舍之交

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葺音工豆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葺夕暮夜

也顏主應說不辭周壽昌曰玉篇葺夜也詩曰中葺之言中夜之

言也釋文引韓詩中葺中夜淫辟之言也是韓魯詩義同毛傳中

葺內葺也鄭箋內葺之言謂宮中所構成

則葺讀如構說文葺交積材也又顏所本春秋為親者諱

語本公羊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閔元年傳

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已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

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

讀曰附

獨已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

音漫師古

謂塗染也

曰巖音秣

披布宣揚於天下非

所召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召為王

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召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

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

所問者怨望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補注王念孫曰猥猶

朝廷之言耳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

注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

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

賦山水猥至言猝至也王莽傳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

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心二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

也一也富厚足聘美麗且各有恥辱之心案事者未及淫亂事無故自發三也

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瀆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

案驗舉憲宜及補注先謙曰言舉法者所必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

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召召廣公族附疏之德補注王文彬曰附疏即

清白之狀付有司也

附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疏云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
疏附也人主篤一本之恩廣親親之誼則宗族疏遠者咸樂依附
故云廣公族
附疏之德
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呂公事怨相掾及睢

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呂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

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

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

曰就問也補注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

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獨

書以命諸侯王三公戒策以戒勅刺史太守此戒策即梁王有譴

嘗被勅教戒者也豈謂初封時策命哉先謙曰戒策不合用於諸

侯王仍以顏說為是武五子傳策書可證此文以下方諄暴妄行
歷數其犯罪屢赦是策戒非指獲譴後被勅教戒明矣師古曰比
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
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

抵調置辭

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抵音丁禮反調音來直反

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補注劉放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

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辜也令音零先謙曰劉說上也字疑言之誤連下為句此文王陽病抵調句置辭驕嫚

句不首主令句陽病即是抵調謾言患病不與長史丞相見也說文調詆調也類篇引作抵調也又云詆調誣言也調或借闌字史

記孝文紀而後相謾索隱引韋昭說謾者相抵闕也並與此同義不當分疏置辭謂具供辭與下文今王當受詔置辭同主令猶言

使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畱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

補注宋祁曰一本無實字

書曰至于再

三有不用我降爾命

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傳

相中尉皆曰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匣中是誰之過也

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積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補注

宋祁云注文漸本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先謙曰匱官本作匱匣論語作柙柙匣匱匱古並通用說

文匣匱也匱匣也匱匱也桂氏義證云魏文帝與鍾繇書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柙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柙開爛然心目是借柙為

柙

也匣書到明呂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呂下不能輔導有

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

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呂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

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呂仁誼輔翼立補注先謙曰大官本翼作昱

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

相眇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補注先謙曰毛釐猶後世言毫釐時俗轉寫異字耳鄒陽傳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其義亦同當伏重誅呂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

數蒙聖恩得見賞赦師古曰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

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也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謹呂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

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

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

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

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曰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親愛二字不必分指太后景帝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厥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其宮產車服然亦嘗矣計縣口想牛部皆民卒田爰小悲夫

史謂亦勝變之字不 然會莫案劉想白武州宿對游其其其其
贊曰乘志王繼自與縣姑王膏則之觀

文王王傳第十七

終

前漢卒史首為王

漢書四十七